

# 韩江《素食者》与鲁迅系列作品中“吃人”意象的比较

陆张子奕

(南通大学, 江苏省南通市, 226019; 3442019864@qq.com)

**摘要:** 本文以对小说《素食者》与鲁迅的系列作品中的“吃人”意象为研究对象, 通过意象核心、批判视角、反抗手段和呈现方式的对比, 揭示二者的深层差异。研究发现, 《素食者》通过肉体暴力与性别压迫, 展现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存在的异化困境, 而鲁迅的“吃人”则指向封建礼教对国民精神的吞噬。两者的差异源于东亚社会从旧至新的转变, 也映射出文学与时代之间相互介入的关系。本文旨在通过辨析研究, 深化对两位作家的作品理解, 揭示面对不可规避的“吃人”现象时, 重要的并非是揭露, 而是如何面对。

**关键词:** 《素食者》; 鲁迅; 吃人意象; 社会批判; 文化反思与启示

## 引言

随着时代发展, 文学作品中的“吃人”逐渐演变为一种意象, 备受文学研究的关注。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就以犀利的笔触, 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概括为“吃人”的历史, 旧中国社会则被刻画为“吃人”的社会。而当代韩国女作家韩江在其作品《素食者》中, 将“吃人”的意象用在了父权压迫下母亲对女主角不吃肉的训诫之中, 令人触目惊心。与最初纯粹的食用人肉不同, 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吃人者成了社会, 被吃者成了弱势群体的思想与自由。其驱动力也转变为社会中不同群体结构之间地位与利益的交锋。两位作家诞生于不同的时代, 其作品也针对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却都利用了“吃人”这一意象, 借此刻画不同文明社会在发展中面临的共同痼疾, 以及人性在权利不平衡、欲望不满足、规则不合理的情况下发生的扭曲与异化。本文将通过对《素食者》及鲁迅系列作品中吃人意象的辨析解读, 揭示二者蕴含的关于社会压迫和个体觉醒的深刻内涵, 并探讨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 1. 《素食者》中“吃人”的世界

2024 年 10 月 10 日, 韩江通过小说《素食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小说围绕着女主人公英慧展开, 因为一场噩梦, 英慧无法忍受吃肉, 毅然选择素食。然而这一决定注定无法得到主流价值影响下他人的理解, 在英慧的家人用尽一切方法逼迫她吃肉未果后, 作为家中男权代表的父亲勃然大怒, 母亲则又惊又怕, 对她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你现在不吃肉, 这世上的人们就会吃掉你!” [1]

### 1.1. 英慧的遭遇

小说开篇以丈夫的视角切入, “妻子吃素以前, 我没有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的人。” “我之所以会跟这样的女人结婚, 是因为她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 同时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缺点。在她平凡的性格里, 根本看不到令人眼前一亮、善于察言观色和成熟稳重的一面。” 一位甚至没有一个确切名字的男性, 却在这里以一个上位者的姿态和语气, 像品鉴一件物品一样评价着自己的妻子。众所周知的是, 人作为独立的个体, 受过不同成长环境的影响, 经历过诸多世事, 一旦成人是不可能平淡如行尸走肉的。上述文字只不过是丈夫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 其余的一切已被他吞吃殆尽。《旧唐书·元行冲传》有言: “当局称迷, 傍观见审。” [2] 不同的人看待同一件事, 同一个人往往会产生主观立场的偏差, 小说将男性视角摆上舞台, 我们看到的就会是男性立场上的英慧。有些男性只衡量女性作为“妻子”的价值, 却溶解她们作为“自己”的价值, 因此书中英慧成了一个没有爱好, 没有言语, 相貌平平, 会为丈夫料理好一切的家庭主妇, 是他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附属品。第二章中提到的, 作为艺术家的姐夫觊觎着英慧的身体, 以艺术为挡箭牌, 将本质上的强奸行为冠上追求完美艺术的头衔, 来减轻内心的罪恶。英慧由此被彻底物化, 成为一件符合他人想象的工艺品, 一个泄欲的工具。

## 1.2. 仁慧的挣扎

英慧与其姐姐仁慧的父亲暴虐、喜怒无常，在家中可以为所欲为，这是绝对父权的体现。父权社会的滥觞是早期人类社会中男性从事的生产活动在当时越来越重要，因此氏族内的男性地位就顺势渐渐超过了女性，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虽然这种不等的地位其背后的思想早已与现代社会对立，但其影响却根深蒂固，成为社会的痼疾。作为家中长女，仁慧必须在暴力与权利的压迫下虚与委蛇。婚后她白手起家经营店铺，养家，买房，育儿。丈夫以艺术之名在自己的生活里销声匿迹，还以此为由对妹妹实施了性骚扰。在这日复一日中，“她便醒悟到自己迫切想要从疲惫中解救出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当仁慧忍无可忍，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颇有觉醒之意时，却选择用自尽的方式来逃避。她想以死明志，保留作为“仁慧”的最后一缕自我。然而孩子捆住了她的手脚，让她永无自救之日。因此在看到妹妹后期愈发恶化的精神之后，她渐渐明白自己和妹妹是一样的，一样在被世界吃掉血肉，吐出名为本分、责任的森森白骨。她对于妹妹的感情也从一开始的关爱、不解逐渐演变成了理解与愤怒。她恨妹妹为何能够在这样的规训与秩序里逃出生天，徒留自己在这里苟延残喘。

姐妹俩一个被秩序摧毁，一个被秩序绑缚，比起英慧，仁慧无疑更加痛苦，她清醒地看着自己作为“我”的血肉与特性被完全溶解，成为这个吃人的世界吐出来的一具完整的骸骨。

## 2. 鲁迅笔下的“人肉筵席”

### 2.1. 狂人的自叙

鲁迅在其多部作品中都运用了“吃人”的意象，最为明显和直白的就是耳熟能详的白话开山之作，《狂人日记》[3]。整篇作品以狂人内心世界的独白来呈现，在他的视角里，周围的人都在吃人，自己也要被迫吃人或被人吃掉。后来自己被禁足，但也始终在通过不吃饭菜，反抗医治的方式来劝说、呼喊周围的人，企图叫醒他们，不要再对旁人施以压迫，不要吃人。故事最后他却突然想到，也许自己就曾在无意中吃过妹妹的肉。主人公因此陷入绝望，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

借助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形象暗示，鲁迅将矛头直指保守的传统文化。“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是主人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期许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世界；“我也未必没有吃过妹子的肉”，这是狂人的幡然醒悟，在堂而皇之谴责别人的时候，自己是否也曾做过一样的事？这是他的反思，亦是深刻的忏悔，透着永无天日的苦涩；小说结尾的“救救孩子”，是主人公觉得只有孩子不谙世事，是新生的希望，是他眼中的救赎之道[4]。

这一篇日记由“狂人”所书，实际上谁才是真正的狂人？吃人者将觉醒者视作异类，冠以狂人之名，企图借此来维持封建礼教的统治。但终有一日觉醒者的规模将会超过守旧者，谁是狂人，答案便不言而喻。

### 2.2. 吃人的看客

鲁迅文字里另有一群隐秘的、无处不在的游戏尘寰者，文学研究者将他们称做看客。

《药》当中革命者夏瑜被杀时，群众不仅不同情，反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甚至用他的血蘸着馒头作药引，喂给生病的孩子吃掉；《阿Q正传》中主人公被处决时，围观群众兴奋地观看，“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孔乙己》中不论是穿长衫坐着的还是穿短褂站着的，亦或是酒店的老板、伙计，都将孔乙己视作一个可以溶解在酒杯里的谈资，“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没有人真正知道，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拿着孔乙己取乐再堂而皇之地丢弃，自始至终只将他当作茶余饭后的下酒菜吃掉。

鲁迅先生曾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5]精神羸弱的看客们往往不会觉得自己做了坏事，他们来自底层社会，受到各种外界环境的影响，他们麻木、冷漠、痴愚。社会层级使他们视界狭窄，而视界狭窄又反过来固化他们的社会层级。这些人心中有自己的一套生存伦理，对封建制度更多是屈服而非质疑，他们是处于封建统治下思想未启迪的人，因此他们热衷于“抽刃向更弱者”，比自己混的差却端着架子的孔乙己是笑柄，从他这里能取得成就感、安慰感；阿Q的死与活并不对自己活下去构成威胁，还能给自己的生活添乐子，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革命者是封建制度的反抗者，不为封建秩序所容，是自己安稳生活的潜在威胁，所以要对他们的苦难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甚至通过唾弃、鄙夷来迎合上位者，保全自以为的安逸生活。

### 3. 韩江与鲁迅“吃人”意象的比较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与文化的差异,小说《素食者》与鲁迅系列作品中的“吃人”意象在许多方面都具备着不同的特色。

#### 3.1. 意象核心的异同

尽管“吃人”二字在鲁迅与韩江的行文中屡次出现,但其背后所影射的主题却并不相同。

在鲁迅的作品中,“吃人”具有双重维度。《狂人日记》中,表面上的吃人指向诸如“易子而食”“人肉药引”的物理现实;实际的核心却是狂人发现“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他“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用这种方式揭示礼教通过道德规训完成着对个体的精神阉割,最终约束自我的准则成为了统治者巩固地位的工具。

而《阿Q正传》、《孔乙己》[6]等著作则借“看客吃人”来影射另一种时代症候——国民的“集体无意识”。阿Q被赵太爷剥夺姓氏,被假洋鬼子拒绝革命,最终被杀头示众,沦为看客们的视觉盛宴;孔乙己被人们玩乐取笑,最后是死是活也无人知晓,这是人性病态扭曲的集中体现。他们是受害者亦是加害者,用自己的愚昧与麻木吃掉了别人,也等着有一天自己也不自觉沦落至他人的腹中。

与鲁迅笔下满溢的历史性与象征性相比,《素食者》中的“吃人”更加具象化,且更多聚焦在女性的身上,丈夫将英慧视作“冰箱里的肉”,父亲以孝道之名强迫其吃下虐杀后烹熟的狗肉,姐夫以艺术为名在其裸体上作画,将创伤粉饰成美学。三者分别代表家庭、父权与资本,女性即是他们餐盘中的鲜肉,注定要被吃干抹净。男人吃女人,暴露出被异化的女性唯有通过自我灭亡才能逃离暴力的荒谬逻辑

#### 3.2. 批判视角的差异

鲁迅生活在中国旧社会,作为“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其视域更高,看得更远,其笔下的“吃人”是宏观的,历史的,直指儒家文化的结构性暴力[7]。在《二十四孝图》中“郭巨埋儿”[8]的孝道实践,本质是以血缘伦理为名的“合法吃人”;《药》中用人血馒头治病的愚昧,则暴露启蒙之音被庸人吞噬的悲剧。鲁迅站在高处,用一个人去浓缩一类人,解构整个封建体系,暗示旧文化吃人的力量远超个体的反抗。

而韩江在《素食者》中更擅长以微观视角来作批判的锚点,她的“吃人”是微观的、身体的,聚焦家庭、性别与资本。英慧的父亲以暴力维系父权的权威,用“我是为你好”来合理化自己逼迫女儿吃肉的行为;丈夫将婚姻视作社会表演,要求妻子“扮演”正常主妇;姐夫以艺术家的身份对英慧的身体“再创作”,将她的痛苦转化为可被展览的符号。三者共同构成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利”[9],即借微观压迫来塑造驯顺的身体。

#### 3.3. 受害者反抗的对比

鲁迅笔下的反抗总是充斥着呐喊与沉默的悖论。狂人通过写日记来揭露社会真相,做出振聋发聩的呼吁,然而序言中却写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夏瑜英勇献身,却被茶馆的人作为谈资取笑唾弃;《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最终向社会妥协低头,与“我”分道扬镳。这些都暗示着个人反抗大概率会在传统语境里失效,个体的觉醒往往会湮灭在集体无意识[10]的漩涡中。鲁迅通过大量反抗却失败的故事,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也反思着知识分子自身具备的局限性。

韩江笔下的反抗则充斥着消极的意味。英慧通过绝食、沉默来切断与社会的联系。她将自己“植物化”,想象自己是一棵树,并发出“如果我不再是人类,你们就无法吞噬我”的呼喊。英慧想通过自杀的方式了结生命,获得灵魂的解脱,对妹妹行为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困惑、怜悯转变为理解与共情。这无疑是对“被吃掉”的命运消极抵抗,她们借自我毁灭来逃避命运,对抗世界的荒诞,并引导着其他人质疑人性的本质——当人类必须通过吞噬他者生存时,是否只有非人化才能实现纯粹的存在?不同于鲁迅笔下类似“救救孩子”的集体呼吁,韩江笔下人物的反抗是彻底个人化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代社会集体意识的丧失。

#### 3.4. 呈现方式的区别

韩江在《素食者》中的“吃人”意象具象而直接,采用多视角切换的手法,用吃人者和被吃者的视角交替叙事,通过感官暴力来冲击读者。主人公英慧在梦中看到“数百块硕大的、红彤彤的肉块吊在长长的竹竿上。有的肉块还在滴着鲜红的血。我扒开眼前数不尽的肉块向前走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对面的出口。”对英慧血淋淋的梦境细致的描摹凸显着其精神世界的痛苦。

此外,韩江还擅长运用超现实意向,英慧对姐姐复述自己的梦境:“身上长出了树叶,手掌生出了树根……一直钻进地里,不停地,无止境地……我的胯下仿佛要开花了,于是我劈开双腿,大大地劈开……”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11]，格里高尔即使变形成为一只甲虫也在想着工作，二者都意在通过荒诞猎奇的文字，揭示现代人被吃人社会异化的宿命。

相较之下，鲁迅笔下的“吃人”意象，多以冷峻的象征和隐喻的形式出现，字里行间流淌着黑色幽默。《狂人日记》中的陈年流水簿子象征被礼教异化的历史，揭示吃人的本质；酒客们用“窃书不能算偷”的调侃来咀嚼孔乙己的悲剧，“酒馆里回荡着快活的笑声”，他们用玩笑完成对弱者的精神虐杀，看似幽默的处理，背后却是不尽的寒意。

叙事上，他采用复调视角，如狂人的谵妄视角、看客的冷漠视角和叙述者“我”的反讽视，共同解构吃人社会的合理性。

## 4. 写作根源、目的

《素食者》中，“吃人”的意象与韩国的社会现状密切相关。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女性渴求社会独立，然而社会对女性的陈见却仍旧如影随形。暴力、欲望、权利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成为新的吃人工具，韩江借着“吃人”二字巧妙揭露了现代社会在家庭、社会等方面对女性的规训与压迫。主人公英慧充当觉醒者的身份，她选择素食不仅仅是对肉制品的拒绝，更是对物化女性[12]、功利主义的男权主义社会的拒绝。她因为暴力而受到伤害，最终也以暴力的方式完成反抗，这种暴力的循环，正是社会规训的恶果。韩江正是借英慧之口，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人性发生异化的深刻忧虑。

鲁迅的吃人意象，源自于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透彻理解。封建礼教、等级制度、家族观念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吃人”体系，吞噬个体的生命与思想。人们在这样的制度下变得麻木、冷漠、自私、盲从，不知不觉沦为了压迫者的帮凶。统治者吃人，百姓也在无意中互相蚕食，循环往复，国民的劣根性由此展露无疑。鲁迅刻画这些社会现象的目的，并不是要一吐为快表达自己的不满，其根本目的在于拯救。他弃医从文，认为学医只能拯救国民的肉体，却无法医治他们的思想。他要借辛辣的批判，唤醒“铁屋子”[13]中沉睡的人，改造国民性。而唤醒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前提就是反专制、反封建等级制度。所以“吃人”意象的目的主要在于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唤醒愚昧麻木的百姓，拯救国民精神。

## 5. 总结

从鲁迅到韩江，“吃人”意向的演变构成一部东亚社会的精神变形计。前者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解剖历史文化的嬗变，后者在微观个体中铭刻女性创伤；前者刻画救世者的呐喊被旧社会吞噬，后者以沉默的自我毁灭对抗男权暴力。两者的差异是文学对时代的回应，其笔下人物的困境，不免成为现代人精神困境的缩影。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着社会规则的训诫，在寻找救赎之道上踽踽独行。真正的觉醒并不在于发现暴力，而在于应该如何去直面并解决它。尽管并不能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找到适合一切的标准答案，但至少能让读者在“吃人”的世界里保持一份清醒与自省。

## 参考文献

- [1] 韩江 2021 《素食者》，田原，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 [2] 《旧唐书·元行冲传》，北京：中华书局，卷102。
- [3] 鲁迅 2005 《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页。
- [4] 吴义勤、王金胜 2014 《“吃人”叙事的历史变形记——从〈狂人日记〉到〈酒国〉》，《文艺研究》第4期。
- [5] 鲁迅 2006 《华盖集·杂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8页。
- [6] 鲁迅 2005 《鲁迅全集》（全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7] 王晓明 1993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8] 鲁迅 2005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5页。
- [9] 米歇尔·福柯 1999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第156-160页。
- [10] 荣格·卡尔 2011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11] 弗兰茨·卡夫卡 2012 《变形记》，张荣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2页。
- [12] 李银河 2005 《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3] 鲁迅 2005 《呐喊·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8页。